

蔭和我自小學開始便是同窗，母校階段之後，分別在灣區及中部讀大學，雖然肄業於不同的學校，但相交甚篤，每年都會在加州碰頭。

記得大學第一年時候，我修讀了一年物理，成績還算不錯，自以為第二年必能應付自如。豈料那“相對論”功課異常艱澀，立刻便想到去電向蔭求助。他不單在短短時間內幫我解決當下功課的難題，更簡要地向我介紹全科的課程及精髓，令我豁然開朗，警醒了我在母校每年補考物理的因由。蔭在學術上的造詣和成就，自然不須多說，而他的無私分享、耐心教導，更令人敬佩。

蔭不單學術了得，運動也不惶多讓。一次到聖地牙哥的探訪，已領教過他網球造詣及過人的體魄。八十年代在灣區，與捷社校友每年都會相聚，以籃球比賽論英雄。當我們一班缺氣的在場上漫步時候，蔭便會使出混身拚勁，不惜在石地飛撲封截，滾地救球，自然地刺激、提升隊友的鬥志。羅氏雙煞之威名及出現，每每種下了令對手未戰先慄的重要心理因素，是我社取得十年勝的一個主要原因。蔭的拚博精神，做事的落力和認真，在此可見一斑。

大學畢業後，各自發展事業、家庭，卻時有聚會連絡。九三年蔭回港發展，在中大教學，更成立古物鑑證實驗室，他自己亦喜歡收藏鑑賞文物。三年前我回港工作，偶爾也會到他家，把酒共賞那些珍藏。一次造訪，我不經意地指著其中一個文物表示欣賞。不料數週後回到美國，赫然便看到那龐重石雕已安坐在廳堂。原來蔭見我喜歡，立刻便把這罕貴的石像裝箱寄運過來。他慷慨過人已經令人感動，細心之處更令人驚訝。

蔭雖然已離我們而去，但他生平的點點滴滴，卻是長留腦海。更願他的處事為人，激勵我們一眾努力面對人生。

生命，不用長短來衡量；只要他光芒燦爛，活得真誠，留下了活的榜樣。
死亡，不是人生的句號；卻叫人更珍惜、感謝擁有的一切。
友誼，在生與死之間，成了一顆最值得擁有、照耀人間的星星。